



另起炉灶之耳仔痛<sup>44</sup>（粤语的“耳仔”为耳朵）

游静

过去一个多月来完成了两件事情：首先是把录像作品《另起炉灶》做完。在做的过程中，又如其他东西，知道我可以说你听到的东西其实很有限，于是又把许多本来要说的留待下回分晓。于是《另起炉灶》虽然说是做完，但我决定把它命名为“第一部份之耳仔痛”，并已开始筹划第二部份的蓝图，便叫做“鼻敏感”吧。

为什么叫“耳仔痛”呢？我是那种很少在一段时间只做一件事情的人，过去六年，我经常在一个地方与一个地方之间。在飞机上，通常会同时看书、看杂志、写东西、听 CD 与写信。只是在飞机起飞与降落的时候，在那耳膜剧烈震动的四十分钟内，我的所有活动必得暂时中场休息，我什么都不可做，这一刻，只能痛。我被绑在一张胶椅上，似在玩摩天轮般进入失重状态；但又没人会尖叫，旁边的人都神态自若，只有你一个人在一秒一秒地捱过去。也明知它会过去，只是这一刻，你的头要炸开来。即使飞机稳定下来，降落了，你还是在不大能听到空中先生问你要茶要水，说填什么表去什么闸口，你在听觉模糊跌跌撞撞的情况下又来到另一个国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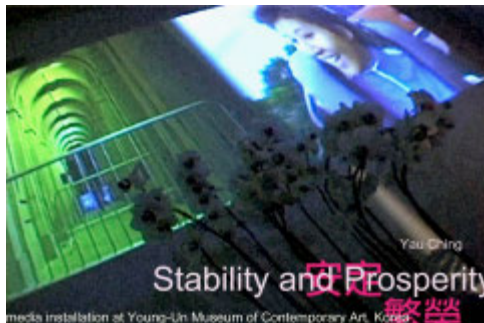
<sup>44</sup>原刊于香港《信报》，1997。



《另起炉灶之耳仔痛》

我是在耳仔痛时经历孤悬。惨是惨，病是我的，没人可代替，没人可拿走，它自来自去，但它在某一程度上，界定我。我不绝望，我知道它会过去，即使是缓慢的，它也会回来。

每一次离开都有牺牲，都有痛。我逐渐习惯教书与创作的生活。我们的生活，自然有有意识的选择，无意识的选择，与无论如何轮不到我们选择的地方。我的工作，使我无法只住在一个城，我不断离开，让我继续我所做的；不断的离开与抵达，又界定我的工作。据说有人谓吾自我放逐，我不知道什么是自我什么不是。“放逐”有历史性的浪漫，我比较接近实在如耳仔痛这样的状态。



《安定繁荣》，媒体装置，汉城 Young-Un 当代艺术馆，2000